

專題演講 邀請到了電信訓練所副所長陳德勝學長主講「電信技術發展」，內容包括有光波、聲波、衛星通訊、海底電纜、計算機等，使同學們了解到現在電信方面實際應用與發展。

音樂欣賞 是由青荇文化事業公司來校播放古典音樂，並做解說及介紹，節目內容包括莫札特 K 252 小夜曲、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、小約翰史特勞斯的春之聲及藍色多瑙河、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及天鵝湖等。

康樂活動 有撞球賽、Big two 撲克牌賽及聯誼，其中以聯誼活動為主，這次邀請了靜宜外文系同學來校舉行，日期是廿一及廿二兩天，節目內容包括有風箏比賽、聯歡晚會、夜遊青草湖、尋寶、營火會、烤肉、划船等，系上同學均踴躍參加，是非常可喜的事。

體育活動 有排球、爬竿賽，大隊接力、足球四項，其中爬竿及大隊接力爲了達到人人皆能參加的目的，每隊人數定爲30人，而且獎品豐富，全系的同學聚在一起比賽，場面熱鬧又親切，大家都覺得有意義。有同學建議以後可以辦系運會。

海報展 由系美工組主辦，展出者致贈紀念品，前四名頒發獎品，展出海報不但爲校園增光不少，而且讓全校師生了解電信週的活動，也表現出電信系的同學不是只知讀書的書呆子，而是各方面皆能均衡發展的好青年。另外系美工組也特別設計了精美燙金卡，爲此次電信週生色不少。

舉辦一次電信週活動，除了活動本身的價值外，更有意義的是活動的籌備工作是要系上每一個份子的參與、合作才能完成，因而促進了高低年級同學感情的交流，加強了系上的團結精神，這是一次成功的電信週，希望未來的電信週能更多彩多姿，也希望電信系的每一位同學皆爲德智體羣兼備的好學生，將來能爲造福社會建設國家貢獻出一份力量。

聊天散篇之八

平越二三事——山水

陳 蘭 蓀

有一次，我們跑進深山裏苗族聚居的邨落，看他們元宵佳節舉行的跳月。在那裏，我們發現了一位漂亮出衆的姑娘，漂亮得使人不捨得將眼光移開。好多人暗中跟來跟去看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兩天一夜中，不放棄每一個看到她的機會。這姑娘，不知道正中了許多「眼毒」，和女伴們混在一起，言笑自如，有時翩然起舞，有時互相戲謔，純真無邪，風姿嫣然。我心裏不住地想：這麼好看的一個苗女，如果追求到手，帶進比較高度文明的漢族社會，對她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？她是深山裏不知名的一朵美麗的野花。是那種氣候，那種土壤所培成的。一旦移植到另一個環境，也許很快她就枯萎了。（當然我沒有發動追求，就算有那勇氣的話，也未必追求到手，我說的都是假定的話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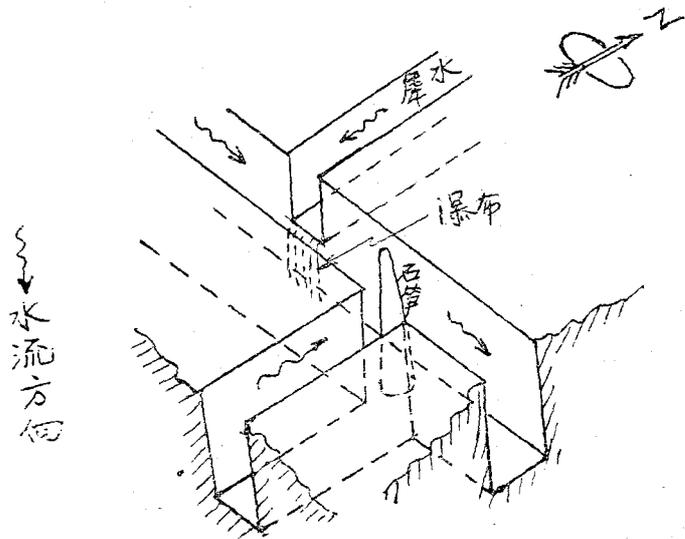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在平越那山凹裏，一住幾年。有時跑八里路到公路上的馬場坪看看來往的汽車，已算了不起的樂事，一年中也只有去幾次。少年人精力過剩，稍有閒暇，就約兩三個同伴往山裏跑，倒給我們發現了好許多奇景。有些是本地人都沒有到過的，連個名字都沒有。當時，無意地到了一塊地方，看得張口結舌，驚嘆不已。就如發現那苗族美女般，心裏想，這樣的奇景，如果搬到上海、武漢等大地方，將不知有多出名，吸引多少遊客，現在深藏在叢山裏，要不是打仗將一批略識風雅的大學生趕進這角落裏，也許就一直淹沒無聞了，爲之叫屈不已。其實這都是旁觀人的代入感，那

姑娘也許已白髮盈頭，子孫滿堂，日子過得很好。那些風物，默然屹立天地間，不為我們這批人有一絲損益。要我們代為惋惜，豈非可笑之至。

三江口

談平越奇景，三江口要數第二，沒有地方好數第一。同學們其他地方可能錯過，絕對不會沒有到過三江口。

平越城外一條小河，有個風雅的名字，叫「犀水」。這條犀水迂迴曲折地向南流，河床比南下的犀水更深一倍，兩岸是陡峭的石壁。犀水在北壁約一半的高度刻了個缺口，成爲一個瀑布傾瀉而下。在瀑布的下游約一兩百呎，另一條河由南而來，在南壁上沖出一個缺口。這三條河奔騰澎湃，在一兩百尺的距離因交匯。在南河的缺口前，有一條石柱，直指向上，屹立中流。內爲三條河在這裏會合，故叫作「三江口」。文字太囁嚅，爲了沒有到過的人得一概念，作示意圖如下：



出平越南門走三四里路，一帶都是平平無奇的丘陵。差不多到目的地時，地形仍一無改變。但漸漸聽到鬱雷似的轟轟聲，越來越響，還是看不見有什麼特別的地方。領路人說「到了」。舉目四望：仍是荒荒涼涼的一帶丘陵。領路人要你拉住他的手，叫你盡量俯身向前。「呀！原來在這裏？」你已經在一條巨大的石縫邊緣上，再跨前一步就直跌下去了。這是每一個人第一次去三江口的共同經驗。

三江口是「幼年河谷」完美的例子，水流在石地上越刻越深。所刻出來的兩面石壁還來不及受風化的侵蝕，壁立千仞。三江口的形狀，上面的缺口似乎比下面的水面還狹些。因爲丘陵起伏，灌木叢生，遮蔽了視線，要幾乎踏足邊緣上才能發現。向下望，一片幽黯。在老遠老遠的地底下，一條河從西向東衝過來，一條河成一個瀑布掛在半壁上，另一條河從幽深的河谷裏向你的立足處奔騰而至，河水咆嘯翻滾，如地獄裏的猛獸，發出震耳的巨聲。心裏不期然而然地會浮現一個念頭：「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」

同學們大多會丟一粒石子下去測一下墜落的時間，算算有多深？總有好幾秒鐘才見水花。三江口如叫地底的河，絕不誇張。

豆腐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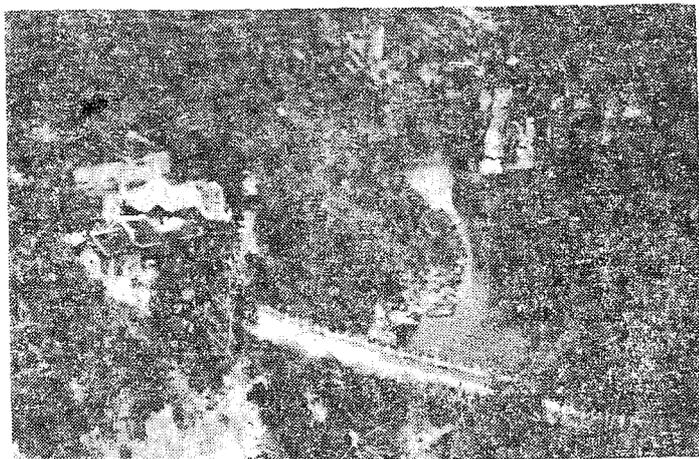
三江口下游，峭壁比較寬暢些，河流比較平緩些。河上跨一條石橋，是平越到馬場坪必經之路，這條橋叫葛鏡橋，官名惠通橋，但綽號的豆腐橋却將原名掩蓋了，這綽號的來歷有一個故事：

古老時光這條河上還沒有橋以前，從平越南下馬場坪，一定要涉水而過。這麼一條偏窄的山間河流，上游一場暴雨就使河水成多少丈地急昇起來，據說因而喪失了多少人命。

宋朝有一位善人葛鏡，發願要造條橋以便行旅。因地形的限制，造一個石拱太闊，造兩個石拱不夠。現在這頂橋是一又四分之三個石拱，那不

完全石拱的一端，撐在北岸的石壁上。貼住石壁那最後幾塊拱石，看上去幾乎隨時會掉下來，當然由宋至今已貼住了五六百年，可算是工程奇蹟。

因設計和施工的困難，故老相傳，這條橋造了八次坍了八次。第九次，善人把妻子的嫁粧都變賣了，自嘆這次如再造不成就無能爲力了。正當這時候，一個老人挑了一擔豆腐經過，建議善人將豆腐塗在石塊上，那麼石塊就黏住不會再坍。結果，用豆腐黏住的石橋造成了。老人也不見了。大家說，老人是張三豐仙人的化身。



豆腐橋

很有幾位同學拿這座橋作資料寫石工結構的論文。如由這幾位校友執筆介紹豆腐橋，當更精采正確了。

編者按：本刊曾介紹過旅美張以煥校友對豆腐橋的憶念，張學長認爲這是天下最美的橋

張三豐的脚印和法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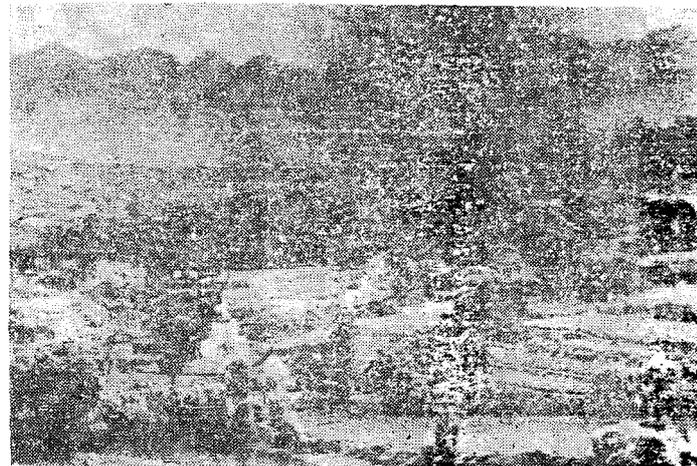
貴州分校的土木、管理兩系，用的是全座文廟。礦冶系，就放在文廟西側福泉山上一所道觀裏。這座觀，相傳就是挑豆腐助成惠通橋的張三豐道人修道的地方。比起土木、管理兩系，礦冶系頗有些亭臺樓閣之勝。



福泉遠眺——礦冶系所在地

庭園裏有塊石，石上凹處，恰像一個巨大的脚印，聽說又是張仙人踏出來的。脚印中原有泉水，近代已乾涸，仍留下福泉的名字。

從平越城頭遙望，南面一帶猶若屏障的山嶺叫做金鷄嶺。嶺上有許多石塊，往城頭上隱約可見。據說張三豐在這裏修道，見地方上有「玉氣」



阡陌如畫——平越南門外

，可惜被城外許多亂石破壞了風水。如果將亂石搬過金雞嶺以南，平越就要出皇帝了。於是有一晚他作法將亂石化成羣羊，叫一個人務必在午夜前將羊羣趕過金雞嶺。不料趕羊人不夠落力，剛將羊羣趕上北坡，已聞午夜雞啼，羣羊化回石塊，散佈在北坡上，平越也就沒有出過皇帝，這是張三豐法力不勝天意的一次。

曾有人說，金雞嶺頂上，有一石形如鷄口。鷄口裏有許多大蜈蚣，長達一尺以上。我沒有上去過，確否待證。

荻 港

我和夏彭年，戚美陸等三幾個人，常常往山裏亂跑。有一次給我們跑到一處清絕幽絕的地方，是一個山間的河谷。地勢寬暢，河流舒緩，河床裏全是石卵，河灘上生了許多蘆荻。時當清秋，正是蘆荻作花的季節，白漫漫一望無際。我們幾個人散坐在河灘上，不講一句話。一股清幽、寂靜，與世相違的氣氛，彌漫四週。真是「此時無聲勝有聲」。

以後我們又去過幾次，給這地方起了個名字叫「荻港」。

燕子洞歷險記

西門外不遠有一個天然岩洞。叫燕子洞，或楊子洞，大小可容全校的人躲空襲警報。戰時，摸不準日本人下回要炸那裏。燕子洞既極近，去走下警報總安心些。所以在平越讀書的人沒到個燕子洞的恐怕絕無僅有。

我們躲警報的大石堂大體上成圓形，洞頂極高，洞口寬敞，天光可透進石堂的一半。躲警報的人，大多一羣一羣地散在前半部，也有人走進光線黝黯的後半洞看看。石壁兜過來形成洞底，這洞似乎已到此爲止了。不過在洞底正中，有一條石縫，好奇地向裏張望，黑洞洞什麼都看不見。

不知那一個人說起，石縫後面還有洞，有人走進一小點，不敢再往裏去了。這個傳說，引起一批人的好奇及興趣，商量準備遇到些，進去看看

。這團體，大部份是滬校寄讀的上海佬，記起來的有鄧偉才、田正平及他的未婚妻張小姐，張小姐的哥哥張志燭，我及我妹妹陳再芳。

我們買了大批的「明子」（夜間走路照明的木片，頂端蘸有硫磺，以便引火），若干包火柴。明子分成兩份，小份作進洞用，大份回程用及多少 Safety factor。另外帶了些粉筆，作畫記號之用。

在這麼簡陋的裝備下，我們這批人就楞頭楞腦地出發了，有人居然還着了長衫，很有幾位小姐着了旗袍，全不當是一回事。一進那石縫，才發覺那不但是探險的探險，實際上比想像中艱難得多。

進入石縫後沒有幾步就到了一個垂直的洞邊上，這直洞像一口大井，井口幾乎和平洞一樣闊，只在兩壁有很窄的着脚處，既到了這裏，只有硬硬頭皮朝前。幾個膽大些的先捫了石壁，戰戰兢兢地一步一步繞過去，在裏面大喊說直洞後面是平地。於是較膽小的和幾位小姐就手牽手挨了過去。果然在井口後是個平洞。

那時，我們有個簡單的觀念，認爲有洞必有底。前面的石堂既似底而非底，則石縫後面，一定會找出一個底來。現在既在井口後有了一個平洞，一直進去，一定會到底了。不料走了幾百尺，洞就分枝開去，有斜向上的，斜向下的，向旁叉開的。我們停留在那裏，商量了一陣，決定一個原則。有幾個支洞要選擇的話，選向下斜的。於是用粉筆劃了大大的記號，向選擇的支洞躡進去。

越到裏面，支洞越多。選一個，劃記號，往裏躡。天然的岩洞，不是造來給人遊覽的。脚下，越走越不是路了。有時，好像已到了心目中的「洞底」，心裏暗暗希望前無去路，就可以向後轉退出望天。不過岩石下有條縫，將肚子貼地爬一會，前面豁然又是一個大洞。有時是一條豎縫，側着身子擠過去。有時一個洞口在石壁頂上，一個托一個攀上去，又是一個大洞。這班人，越走越心驚，有幾個女孩子幾乎要哭出來。我石縫裏伏着

身子躡，側着身子擠，心裏不住的想，只要一塊石頭轟地一聲跌下來，砸成肉醬倒還痛快，被活封在裏洞如何是好。那時很後悔，來前應該向學校裏備個案。我們這批傻瓜儘不回來，起碼有人知道去了那裏。縱然生前救不出來，至少事後有人來收屍骨，勝於終古被封在裏面，五百、一千萬年之後被人家掘出來考古。但廿歲上下的大孩子，就是那一股傻勁，心裏儘管怕得不得了，只希望別人開口打退堂鼓，就是不肯自己出聲。大家悶聲不響，一股勁往裏面躡，大有生死由命，義無返顧之慨。不過「閉塞恐懼」的心理毛病已發作得一塌糊塗，至少我自己是如此，別人也許真有點英雄氣概，則不敢胡猜。

如此，爬、躡、擠、攀高、落低、洞底沒有給我們走到，却在前半份明子快燒光時走到了絕路，前面橫着一條地底小河。右望，黑黝黝不知從何而來，左望，黑黝黝不知向何而去。我們立脚在河灘上，明子照亮的範圍內，只見清澈的溪水潺潺流過。於是，叫同行的小姐們迴避一下，學孫悟空向河裏留了「到此一遊」的紀念，並且各在河灘上拾一粒石子，帶出去見見天日。

但是，此行的高潮却不在「到此一遊」的地方。回程，雖然一樣要爬、擠、升、降。但心理上越走越輕鬆，不知不覺已接近那井口的地方。進來時眼睛由明到暗，只覺伸手不見五指。但出來時由暗到明，同一地點已有天光。一直如繃緊的弓弦的情緒，陡然放鬆，走在最前的一位同學，發出一聲歡呼，向前奔去。接着，一聲悠長的驚呼，忽又截然而止。這一剎那，後面的人，心像停了跳動，汗毛根根豎了起來。接着閃過一個念頭，「是什麼？」在這寸草不生的深洞裏，絕不會有猛獸蛇蟒蟄伏，那究竟是什麼？一嚇之後，重又放緩脚步一步一步向前探。沒有多遠，就到了那已忘掉了的井口洞。四面照照，沒有人踪，只好向井口裏喊。喊呀，喊呀，忽然聽到遠遠的下面一聲微弱的「哼——」這才確定他跌進無底洞裏去

了。

大家面面相睹地用目光問「怎麼辦？」，這時，張志焜挺身而出，「讓我下去看看」。但沒有繩子，靈機一動，大家將身上的外衣都脫下來，袖子和袖子打結，加上褲帶一類可接長的東西，讓張志焜拉住一頭，其他的人合力抓緊另一頭。就在這臨時救生繩快放完時，張志焜在下面歡叫一聲，「在這裏了！」上面的人一把一把將兩個人吊上來。僥天之倖，下跌的中途，有一塊伸出的橫石，將人承住了。否則一直向不知多深的下面跌進去，後果就不堪設想。命總算救回，但已傷得很厲害。

我們大約在早晨八點鐘進洞，出來已過中午。一進一出花了約五個鐘點，折半兩個半。如算一個鐘點一里的話，地底小河距洞口約有兩三里路。

這個新聞，在學校裏傳開了，於是另一批人接着就組織起來。他們避免了我們的錯誤，不用明子用火把，又帶了繩子，做了一塊木板預先寫好「某某某何年何月何日到此」，他們見到我們的粉筆記號，避免我們的原路，選向上斜的洞走。早晨出發，中午到了個地方，放下紀念木牌，吃了乾糧。回出來已近黃昏，他們走了我們一倍的時間，算起來應到了五里左右深的地點。這個洞，打破了我們「有洞必有底」的幼稚想法。這種洞，事實上分支百出，迂迴曲折，如一塊巨大的石海綿，那有什麼洞底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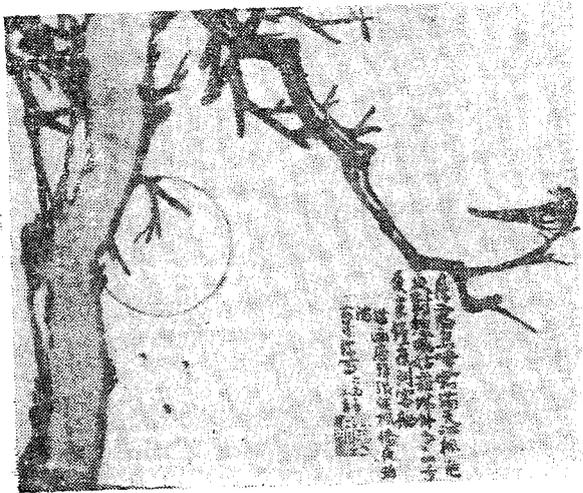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以後立足在這座燕子山上，知道腳底下是空空洞洞的。想到第二批人那塊木板，一定終古長存的留在那裏。至於我們的紀念品，早已隨波而去。不過我們的粉筆記號，在那乾爽的石壁上，既沒有蟲獸的侵擾，也沒有風雨的洗滌，也會留很久，待以後的傻瓜去發現了。

鴨子山

出城北不遠的近郊，有一座山，去牛場的路從山下繞。有一次我們又散步經過那裏，有人說：「陳蘭蓀，你爬上山頂，我輸一只鴨子給你吃。」

」我向山上望了一回，覺得很平緩，想這只鴨子，一定輕易到嘴，於是說：「好」。

從山脚看山，有個錯覺，近處離眼睛近，比例是錯誤的長，越上越遠，比例是錯誤地短。我貪吃鴨子，幾乎弄到不上不下。下面看來平緩的山坡，好像是佔山的大部份，其實只有整座山的四分之一，越上越陡，其坡度是下面估不到的。最糟糕到了四分之三的地方，下面望去是一線的石層却是幾丈高的石壁，上山容易下山難，到了這高度，向後望已不可能回頭了。只好沿着石壁左右橫走，但找不到盡頭，只有幾處石縫，上面生了些小灌木，情急之下，只好抓住灌木一把一把向上吊，終於將自己吊上了石壁。謝天謝地，山後却是平坡，輕輕鬆鬆地從山後轉出來。如果像前山一樣，就只好困在山頂上，鴨子沒有到嘴，倒要先等人來救下來了。



唐朝張繼的詩
交大萬琮的畫

楓橋夜泊

治安為先

——雲南心影之七——

邱子靜

李代主席苦口婆心

我接到雲南省政府的縣長派令之後，一面深感縣長責任之重大，一面却也欣幸自己能有這麼一個機會替全縣人民服務。

對於地方行政，我原是門外漢。但我相信，祇要把握正確的施政要領，誠心誠意為人民興利除弊，必然會受到人民歡迎的。為充實自己關於縣政方面的知識，我選購一批有關縣市行政及地方自治的書籍，自理論的以至實用的，備作推行縣政的參考。

赴任之前，在省政府大禮堂參與新委行政督察專員及縣、局長宣誓典禮，誓曰：

余恪遵國父遺教，奉行三民主義，遵從政府法令，忠心及努力於本職。余決不妄費一錢，妄用一人，決不營私舞弊及接受賄賂。如違背誓言，願受最嚴厲之處罰。此誓。

這誓詞是李代主席親自擬訂的。他親自監誓，即席致詞，於「決不妄費一錢，妄用一人」加以發揮。他說：國力竭蹶，民生凋敝。每一分公帑，都屬民脂民膏，絲毫不可浪費。用人惟賢，只要賢能的人，就是自己的仇敵、自己的兄弟也可以用。本席對於用人向分三等，有才有德為上等，有德無才為中等，有才無德為下等。持此以衡量人才，慎選而善用之，使人盡其才，而做到不妄用一人。